

后冷战欧洲界定与欧盟东扩

王志强 戴启秀

(王志强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 戴启秀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副研究员, 上海200083)

【摘要】20世纪90年代, 面对冷战结束所致的东欧剧变, 欧盟推出了东扩计划, 并经1993年哥本哈根、1997年阿姆斯特丹和1999年赫尔辛基欧盟峰会, 确定了第一轮和第二轮入盟候选国。2000年12月尼斯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旨在推动欧洲一体化、适应东扩的欧盟机构改革方案。综观近十年欧盟东扩计划形成过程, 欧盟东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冷战欧洲界定、欧洲(文化)认同的反思影响, 而欧盟东扩同后冷战欧洲界定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欧洲界定 欧洲(文化)认同 欧盟东扩

冷战时期, 欧洲界定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左右。冷战结束, “铁幕”成为历史, 重新界定欧洲便成为后冷战欧洲所面临的新课题。欧洲界定在何处? 哪些国家可被视为欧洲国家? 地属欧亚的俄罗斯可否归入欧洲?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为何迟迟不能进入欧盟? 欧盟东扩包括哪些国家? 后冷战时期欧洲进行的“欧洲认同”和“欧洲文化认同”讨论, 旨在确定欧洲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和欧洲界定的文化基石。综观后冷战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界定和欧洲认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欧盟东扩。本文试图从欧洲界定角度阐述欧盟东扩。

一、后冷战欧洲界定

欧洲界定伴随着欧洲形成和发展。从欧洲历史形成至今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界定始终成为确定欧洲各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里欧洲界定取决于对欧洲概念的理解。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层面看, 欧洲概念内容涉及: 欧洲人形象、欧洲人、国家、社会和宗教的相同性及社会发展和历史形成的共同点, 相同或相似的法律、宪法、文明和文化成就。欧洲概念虽有地域和民族之分, 但欧洲

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相同性是确定欧洲概念更为重要的因素。

综观欧洲历史发展, 欧洲概念在欧洲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相应的涵义, 如早期中世纪“欧洲”一般指西欧和东欧一部分地区, “欧洲”概念不同于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概念, 这里, 西方指欧洲西部地区, 而“欧洲”概念则指与拜占廷、东斯拉夫东正教世界相对立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很长欧洲历史阶段, 由罗马帝国崩溃、11世纪东西罗马教派(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所致的欧洲历史文化线左右着欧洲界定, 西欧和东欧的基督教地区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宗教文化实体, 并以此区别于拜占廷、东斯拉夫东正教和伊斯兰世界。欧洲统一和欧洲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同天主教在欧洲国家的传播是分不开的。除宗教文化因素外, 欧洲界定更多地受到欧洲文化和由此形成的欧洲认同的左右。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被视为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则为欧洲奠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文化价值, 而长达二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为欧洲文化融合提供了保证, 并继续成为欧洲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1]二战后欧洲联合虽然

只强调政治、经济和地域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忽视了文化这一因素，欧共体 / 欧盟从成立到扩大这一发展过程也受到了欧洲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影响。

从文化底蕴看，除东正教的希腊外，欧盟成员国都属于拉丁语基督教世界，欧盟成员国百姓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欧盟文化归属，如欧盟公民62%信奉罗马天主教，约2亿人；21%信奉新教，约为6700万人；3.2%信奉东正教。这里认同天主教的欧盟成员国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法国有80%以上公民信奉天主教，1.4%信奉新教；而丹麦和英国信奉新教占人口90%以上，只有10%的公民信奉天主教；德国宗教信仰比例趋于平衡，天主教和新教各占一半。^[2]另外，欧共体 / 欧盟也十分强调共同的欧洲政治文化价值和标准，除《欧洲人权公约》(1954)外，这方面的文献还有《欧洲基本权和自由权宣言》(1989)和《欧盟基本权宪章》(2000)。除人的基本权(如人的尊严、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所有权、隐私权、住宅和行商区域不可侵犯、言论自由)外，《欧洲基本权和基本自由权宣言》还将人权、民主、法治和个人自由确定为欧洲政治文化价值；2000年12月尼斯欧盟峰会通过的《欧盟基本权宪章》^[3]则试图以法律形式确定上文所述的欧洲政治文化价值，使欧盟从政治、经济联盟向价值联盟的发展迈出了一大步；《马斯特里赫特欧盟条约》要求欧盟成员国认同“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基本自由权和法治原则”^[4]；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也将这些基本原则确定为欧盟东扩界定的框架原则。

冷战期间形成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归属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西欧人眼中的欧洲界定，欧洲联合进程在地域上也局限于具有共同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西欧地区，^[5]到目前为止，除瑞士、挪威、冰岛外，西欧主要国家都加入了欧洲联合进程，欧盟成员国也由最初6个发展到15个。冷战结束，左右欧洲界定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归属意识也逐渐由欧洲文化认同归属意识所取代。随着中东欧国家转型结束，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建立，确定欧洲界定的西欧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

归属意识也随之消失，而后冷战欧洲对“欧洲文化认同”的反思，又使人们渐渐回到欧洲历史发展所致的欧洲界定意识，强调欧洲共同的文化归属，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后冷战欧盟东扩的范围和进程。

二、欧盟东扩

1989年东欧剧变后，欧盟扩大由西欧转向中东欧转型国家，并试图通过东扩将西欧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推至中东欧地区，使西欧、中欧和东欧在经济法律制度方面达到统一。中东欧转型国家也把“回归欧洲”看作是新的归宿，把加入欧盟当作追求的目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百姓自信不是欧洲局外人，而同属于“拉丁语基督教大家庭”；中东欧剧变也使欧盟领导人看到统一欧洲大业的机遇，如同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普洛蒂所指出的那样：“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我们首次有机会统一欧洲”。^[6]从历史、文化和文化自我认同意识角度看，中东欧国家历来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一部分，视欧盟为共担命运的欧洲大家庭。这里，由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奠定的欧洲共同文化遗产和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等欧洲思想文化运动确立的欧洲文化价值观和欧洲文化认同使西欧、中欧和中东欧在文化上成为一个统一体，基督教信仰又构成欧盟成员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百姓的共同宗教信仰。

面对共同的欧洲文化传统和欧洲文化归属，中东欧转型国家渴望早日重返欧洲(文化)大家庭；西欧国家也鼓励它们回到“欧洲”，为之，推出了欧盟东扩计划。1993年哥本哈根欧盟首脑会议制定了欧盟东扩的框架原则和三个先决条件：一、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保障民主、法治秩序，保护人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三、承担成员国义务，把政治、经济货币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1997年卢森堡欧盟峰会确定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为第一轮入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

维亚和马耳他为第二轮入盟候选国; 1999年赫尔辛基欧盟峰会也把长期被拒之门外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纳入第二轮入盟候选国行列, 使欧土在土耳其入盟方面的矛盾冲突暂时得到缓解。在此期间, 欧盟已开始分别同入盟候选国进行谈判。鉴于东扩国家不等的人权、民主和法治状况, 欧盟东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对欧盟来说, 接受这些国家不仅是出于政治道德的义务和欧洲共同的文化归属意识, 而且也是欧洲后冷战和平的需要, 因为只局限于西欧的欧洲联合“只会引起欧洲国家间的分裂”, 使中东欧国家重返“面向民族国家, 被迫结盟、传统利益和民族认同的均衡体系, 从中长期角度看, 这种传统的东欧冲突线最终也将推至欧盟境内”^[7], 影响和破坏欧洲的安全与和平。正因为如此, 欧盟东扩也被看作是“铁幕”的结束和欧洲稳定安全的项目。

在东扩方面, 欧盟对土耳其和俄罗斯采取了不同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态度, 这无疑使人隐约感受到文化所致的欧洲界定。从政治上说, 土耳其同西方站在一起, 1952年加入北约, 1963年同欧共体签署了联系协定, 1973年签定了补充协议, 决定把关税同盟推迟到1995年底, 1996年1月关税同盟启动。在此期间, 土耳其在1987年正式提出加入欧盟, 对之欧共体/欧盟提出种种入盟先决条件, 以此无限期拖延土耳其的入盟申请; 1997年初, 土耳其再度提出入盟要求, 同年12月卢森堡欧盟峰会将苦苦追求达十年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排斥在第一、二轮入盟候选国之外。从表面上看, 欧土在土耳其入盟上的矛盾似乎由以下三个方面所致: 一是欧土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距离; 二是欧盟认为土耳其有人权问题; 三是土耳其同欧盟成员国希腊长期存在争端, 但实际上, 欧土在土入盟上的冲突或许更多出于彼此不同的文化归属。因伊斯兰教文化归属原因, 土耳其一直被排斥在欧洲文化圈外, 如同1997年欧洲议会人民党(基民党)联盟党团召开的会议所强调的那样, 欧盟既是一个经济实体, 又是一个文化价值联盟, 土耳其因不属于基督教文化圈而不能成为欧盟成员国。“土耳其进入欧盟不可能尽早发生, 而相反, 欧洲将出现一个强大

的对立面。当西欧国家优先考虑东欧国家入盟时, 土耳其感到污辱, 因为已等了20年。”^[8]面对欧盟对土的排斥决定, 安卡拉反应强烈, 指责欧盟此举实为在欧洲建立基督教俱乐部。安卡拉的强硬态度和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政府换届后对土耳其立场的转变, 使欧盟也改变对土的拒绝态度。1999年12月赫尔辛基欧盟峰会正式将土耳其列入第二轮入盟候选国行列, 并把人权、民主、法治和落实少数民族权利确定为土耳其入盟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向欧盟道路上畅通无阻, 土耳其要达到欧盟提出的入盟先决条件, 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按目前土耳其的国情, 要完成这些改革将是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过程, 土耳其入盟也因此将长期拖延下去。

在对待土耳其入盟上, 欧盟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土耳其对欧盟具有重要的地域战略意义, 特别是在与中东关系上, 土耳其若加盟, 欧洲界定也随之推至伊朗和伊拉克边界, 另一方面因土耳其伊斯兰教文化归属意识, 人们担心土耳其入盟会使伊斯兰文化在欧洲的影响不断扩大, 并担心欧盟经济因劳动力自由流通而受到冲击。

如果说欧土在土耳其入盟上的冲突更多由文化归属感所致, 那么欧盟将俄罗斯排斥在外, 除文化归属外, 还出于对地域战略和地域地位的考虑。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 欧盟和北约借东扩之势不断接近独联体国家, 俄罗斯感到来自北约的威胁, 对之, 俄罗斯试图阻止北约东扩, 有意要求同其它独联体国家(如爱沙尼亚、立陶宛)一样加入欧盟, 但遭拒绝。对欧盟来说, “即使欧盟东扩后, 俄罗斯也不属于欧盟”^[9]。欧盟对俄这种排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欧洲(文化)界定的反映。“欧盟东扩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加强连接欧洲国家间的文化纽带, 通过文化凝聚力和欧洲不同文化的共处方式, 使欧洲避免政治不同性。”^[10]鉴于同欧洲大陆拥有的共同文化纽带,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联体国家也被定为欧盟东扩候选国, 俄罗斯因其东正教文化归属而被欧盟拒之门外。“倘若将连接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纳入欧盟, 那么欧盟这项东扩计划因俄罗斯广阔的地域而失败。

此外, 欧盟也将缺少一种平衡力量”。^[11]俄罗斯虽然已实行市场经济, 并以俄罗斯方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 但因文化归属和其特有的地域战略地位, 西欧国家依然把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的对手, 并会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将其排斥在欧盟东扩范围之外。

虽然 2000 年 12 月尼斯欧盟首脑会议首次确定欧盟应当准备好从 2002 年底开始迎接新成员, 以便它们能够在 2004 年 6 月参加选举下一届欧洲议会。排在最前列的候选国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 另有几个国家正在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 土耳其被定为入盟候选国; 尼斯会议确定的欧盟机构改革将使欧盟机构更加适应东扩后的欧盟。但是, 欧盟在其东扩中也将遇到无数困难, 人们担心欧盟东扩会冲击欧盟经济, 接受平均购买力不到欧盟成员国三分之一、工资水平不到欧盟成员国十分之一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的 12 个入盟候选国,^[12]不仅会导致欧盟经济下降, 而且欧盟现有的机制也将瘫痪。另外, 扩大后的欧盟将面临大量的经济移民, 特别是来自入盟候选国接壤国家的经济移民。冷战后重新统一欧洲的良好愿望也将因东西欧根深蒂固的差异发生冲突。东欧剧变后, 东西欧差异不再建立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上, 而是建立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上。这些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欧洲统一。

随着欧盟东扩, 欧盟第五次扩大项目也正式启动, 再过十年, 欧盟将扩大至 27 个成员国, 往后再扩大至土耳其, 乃至巴尔干国家和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 欧盟将拥有 30 至 35 个成员国, 这样“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梦想也可实现。如此规模的欧盟东扩不仅使欧盟经济势力向东扩大, 而且欧盟的地域战略利益也随之不断扩大。从这一角度说, 欧盟东扩不仅是经济项目, 而且也是文化、地域、战略和安全稳定项目, 这便是构成欧盟和北约东扩同步进行的原因所在。

注释:

[1] Europa als Wertegemeinschaft. In: Das Parlament v.8.Jan.1999.S.9.

《欧洲作为价值联盟》, 载《议会周刊》1999 年 1 月 8 日第 9 版。

[2] Trutz Rendtorff: Wie christlich wird Europa sein? In: Venanz Schubert(Hg): Deutschland in Europa. St. Ottilien 1996.s.187-203, hier S.188

特罗兹·雷特多夫: 《欧洲将达到何种基督教文化程度》, 载韦纳兹·舒伯特(主编): 《在欧洲的德国》。圣·奥蒂利因 1996 年版第 189-203 页, 此处第 188 页。

[3] Der Entwurf der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aeischen Union.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16.Okt. 2000, S.9.

《欧盟基本权宪章文本》, 载《法兰克福日报》2000 年 10 月 16 日第 9 版。

[4] Vertrag ueber die Europaeische Union, unterzeichnet zu Maastricht am 7.Feb 1992. In: Europarecht. Baden-Baden 12.2000 s.3

《欧盟条约(1992 年 2 月 7 日签署于马斯特里赫)》, 载《欧盟法》, 巴登 - 巴登 2000 年第 12 版。此处第 3 页。

[5] 海丁伦·华莱士: 《谁的欧洲》。载《欧洲一体化研究》2000 年第 2 期, 第 26-34 页, 此处第 29 页。

[6] Christian Schmidt-Haeuser: In der Warteschlange. Die Osterweiterung der EU ist ein gigantisches Unterfangen(…). In: 《Die Zeit》Nr.42.1999.

克里斯安·施密特 - 霍舍尔: 《排长队。欧盟东扩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载《时代周刊》1999 年第 42 期。

[7] Rede zur EU von Joschka Fischer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aet Berlin.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17.6.2000.S.7. J •

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作的《关于欧盟的报告》, 载《法兰克福日报》2000 年 6 月 17 日第 7 版。

[8] Samuel Huntigton: Ende der Illusion. In: 《Welt am Sonntag》v.31.1.1999. S •

亨廷顿: 《幻想的结束》, 载《世界报周日特刊》1999 年 1 月 31 日版。

[9] Orient oder Okzident. In: 《Die Zeit》v. 7.5.1998.S.54.

(下转第 64 页)

理性”：在“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上出现了严重的混淆；美国对“盟友”的“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使美国“人为夸大”了其对华战略考虑中的利益与威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理性选择”成为幻想；美国军政关系的“恶化”，使美国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造成战略态势的不连贯和具体政策的相互矛盾；美国式的“战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以致“忽略”和“否认”了中美双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来处理中美双方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意识”的不同。

至于美国对华的经济“外交”，则充分体现了美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特征——“经济外交”的展开无不带有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经济外交”不可能达到它的战略目标，但美国及其盟国在“对华解禁”后仍时而对华实施某些经济制裁，其中就有以此来达到部分政治目的的意图。

我的上述一些观点将在我所撰写的两本书上得到充分的阐述和反映。

问：我们注意到今年1月9日至12日由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据了解，一些撰写丛书的旅美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且他们发言的内容都与丛书的内容有关。是这样吗？

答：所以，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丛书内容的“预演”，他们亮出观点，是为了接受认可和检验。

问：您认为您的这套丛书能够顺利出版吗？

答：能。这套丛书已得到国家教育部“春晖计划”的支持，现已被列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研究项目。这套丛书在刚启动的时候就已得到了我国学术界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汪道涵先生将考虑亲自为丛书写总序，而陈启懋先生则非常赞同丛书把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置于“冷战”这一历史背景的研究取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上才会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收稿日期：2001年2月)

(上接第44页)

《东方或西方》，载《时代周刊》1998年5月7日第54版。

[10] Daniel Vernet: Was haelt Europa zusammen? In: Zeitschrift fuer Kulturaustausch 1996/1.S.88.

达尼·韦纳特：《什么是欧洲的凝聚力？》，载《文化交流杂志》1996年第1期第88页。

[11] Klaus-Dieter Frankenberger: Wo endet Europa? Zur politischen und geographischen Identitaet der Unio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998/1.S.20-26; hier S.25

克劳斯·蒂特·弗朗克贝尔根：《欧洲在何地终止？试论欧洲政治认同和地域认同》，

载《国际政治》杂志1998年第1期第20-26页，此处第25页。

[12] Wer hat Angst vor der Osterweiterung? Die Europaeische Kommission legt eine Studie ueber die arbeitsmarktpolitischen Folgen vor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27.6.2000.S.7.

《谁害怕东扩？》，欧盟委员会关于[欧盟东扩]产生的劳务市场后果研究报告，载《法兰克福日报》2000年6月27日第7版。

(收稿日期：2001年1月)

(本期责任编辑：汪伟民)